

唐宋小品
十家

皮鹿门小品

莫道才
沈伟东
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皮鹿门小品

莫道才 沈伟东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皮鹿门小品

莫道才 沈伟东 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35,000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7-5039-1496-3/I·650

定价: 12.60元

出版说明

因为我社《明人小品十家》的编辑出版，~~获得~~了不少好评，于是，就有了续编《唐宋小品十家》的想法和今天的这套丛书。

小品作为散文一脉，虽滥觞甚远，然而却实在没有严格的界定与模式。只是明清之际的文人抒写性灵，做出许多任情率意的轻灵文字之后，人们便习惯于把小品文与轻松闲适联系在一起。本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与推广，遂使小品文定位于悠闲与轻灵之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对此非常愤慨，并明确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入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然而，文学理论上的界定，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的共识。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小品文大行其道，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似乎仍脱不了“性灵闲适”的范围。我们在编辑《明人小品十家》时，也还是本着轻松明快的旨趣。

唐宋两代的小品，却无明清那般风格齐整，更不用说轻灵秀美了。唐人文尚辞赋，四六文作得颇为精彩。虽然有韩愈、柳宗元力倡古文，但他们抒发真性的方式是诗。宋人比较清通，尤其是他们的语录，写得格外洒脱平易，意味隽永；可他们更喜欢在词令中倾诉自己的感情。因此，唐宋之际，虽有八位散文家比肩而出，但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凝重、庄穆，甚至有些沉重。如果仍拿着“性灵闲适”的尺子来编纂唐宋小品，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小品文并不等于性灵通脱，借用鲁迅的话说：“讲些小

2 皮鹿门小品

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按照这样的思路，参考作家的声望和代表性，我们为《唐宋小品十家》选择的作家是韩愈（昌黎）、柳宗元（河东）、罗隐（昭谏）、皮日休（鹿门）、陆龟蒙（甫里）、欧阳修、王安石（介甫）、苏轼（东坡）、陆游（放翁）、刘克庄（后村）。书的命名，则根据其本人较为常见的字号而定。

既然是小品，简洁似乎是必需的条件。所以，涉及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选取时，我们也要求尽量不选那些宏篇巨制或“板着脸孔”说理的文章，即使是公认的名篇，也不妨割爱；而诸如柳宗元的游记、欧阳修的书简、苏轼的题跋，虽然不足以反映他们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但却因为不曾带有太多的“载道”重任，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较为真实的内心层面。类似的篇什，是我们希望能奉献给读者的。

尽管如此，唐宋之际的小品文，与明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韩、柳、欧、王姑且不论，即使被鲁迅大力推崇的罗、皮、陆的作品，其中的不平、愤懑、沮丧甚至绝望，也是在明人小品中很难体会到的。这也许正是小品文特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读读它们，人们应该别有一番滋味。

从明人小品到唐宋小品，选题的确定更多地是从市场去考虑的。然而，如果以此为契机，对历代的小品文作一番重新的检索与梳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任何想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 言

一

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一叶小舟远远荡过来。湖天万顷，水色澄碧。一星白鹭，在天边闪过。舟中人身披蓑衣，背影成为江南秋风中孤寂的风景。这是个很闲适的文化人。

白露初下，金风乍起，鲈鱼肥美而难钓。苇叶飘零在苍白的湖水里，转瞬又随着波浪拥向冥漠的远方。买得钓船一艘，我们的主人公就随意地荡漾起来，二丈长三尺宽的小舟，覆盖上竹枝编就的船篷，遮掩着江湖的无边烟雨，于是这撩人愁思的漠漠烟雨也就成了船篷外一道隽永的风景。载着一甌老酒，壶中岁月也有了竹篷的庇护：江风海雨，水滴竹篷的秋夜，一盏渔灯就温暖了亘古沉闷冷寂的文化长夜。

把舟随意地泊在岸边的茅棚下，在孤寂的雁鸣声中枕着波澜入眠。能安然入梦吗？青甲的大蟹窸窣窸窣地攀着茅草爬上来了：他们也是因为孤寂而勇敢地来寻求这一丝渔灯的光亮吗？醒来，斑竹渔杆在岸上抖动，挑起一条白猎猎的鲈鱼。淘起一瓢江水，拨亮一堆炭火，于是，清鲜的鱼香弥漫了茅棚渔庵。天边那颗昏暗的酒星似乎还没有睡醒；我们这位先生只好自斟自饮了。打开酒甌，酒色尤绿，残糟玉蚁，用酒筴篦过，闪出清亮亮的色泽；蓝蓝的炭火舔着红泥小火炉，酒香浓郁。酒阑闲静时，翻开

2 皮鹿门小品

《书经》、《诗经》，这诗书也就溢满酒香了。此时此刻，荡舟湖上，莫不是在酒波中徜徉？还是用酒磨出的醉墨写出《酒中十咏》，这酒香也飘散在文学史的长廊里了。

噫！天不全余也多矣！独以曲蘖全之，抑天犹幸于遗民焉！

春尽夏初，白花满坞。满目的青翠。信步登上茶山走一遭。茶香盈袖。崖下依傍着一个小小的精舍，屋后是清泉绿竹。把带着朝露的新茶焙干蒸熟，用石杵研成绿末。煮起茶，鼎中沸声嘈嘈切切，初看如蟹目轻溅，再看如鱼鳞乍起，片刻又如松枝带雨。品一口，清甘满口，像把满目的青山和碧水放进嘴中品味。

窗外，已有一弯残月。

这茶，莫不是茶圣陆羽从山崖间的古茶树上采摘来的。

这样散淡的文人情趣，这样精致的闲适生活，点染出一个活脱脱的隐士形象。隔着历史长河的迷蒙烟雨，你能看得清楚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吗？

一千多年以后，又一个文化人的目光和他相遇了。成了他千年后的知音，这个人就是鲁迅。鲁迅读懂了他那双忧郁的眼睛：

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皮日休和陆龟蒙自认为是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藪》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二

我们这里要解读的主人公就是皮日休。皮日休是个出身清寒的文化人，他的祖辈，“自有唐已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皮日世录》）。他也置身最艰苦的农业劳动，他答陆龟蒙诗有云“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对民众的

关怀之心已从对生灵的博爱中奠定了基础。也许正是由于出身的贫寒，才使得他更透彻地了解世事，更直接地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

一个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命运总是要对他有更多的锤炼和考验。唐朝文人最大的出路莫过于科举，皮日休青少年时期隐身鹿门攻读诗书。“对灯任髻蒸，凭案从肘研”，这样的勤学，使他的文章上承先秦诸子古文不事浮华，力求“救时补教”的实用观；下接韩柳古文运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余绪。成为晚唐古文代表作家。

然而，青年皮日休的过人才情，却并没有成为他登上仕途的阶梯。在那个年代，正常的社会秩序，包括科举制度已经混乱不堪，流于欺瞒天下人的一种形式了。

皮日休的生卒年，已不可确考。在《文中子碑》中说：“后先生二百五十馀岁生皮日休”，文中子是隋末唐初的著名诗人王通，根据这一说法，皮日休当生于公元八三三年至八三九年之间。他主要活动时期，是唐懿宗咸通至唐僖宗广明的二十年间。这个时期，民不聊生，政治极端腐败，阶级矛盾极端尖锐。《通鉴》记载：“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三十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莩。”陆龟蒙在《夜村》诗中也说：“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韦庄的《咸通》诗说：“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贯休的《东阳罹乱反怀王慥使君》诗也说：“无人与奏吾皇道，致乱唯因酷吏来。剝剥生灵为事业，巧通豪僭作梯媒。”

在这样一个政治紊乱、社会糜烂的时势中，选拔人材的科考之路也早已被权贵堵塞。皮日休在科考中也连连碰壁，但可贵的是，他没有沉溺于一己的悲苦辛酸，而是把悲悯与关怀的目光移

向了更为广阔的生活天地，对人生、政治、社会问题做出了深沉的思考。《三羞诗序》记叙了皮日休丙戌年应试落第，东归肥陵途中遇见的三件事：

丙戌岁，日休射策不上，东退于肥陵。出都门，见朝列中论犯当权者，得罪南窜。卯诏辰发，持法吏不容一息留私室。视其色，若将厌禄位，悔名望者。皮子窥之，惘然泣，蚬然羞。（《三羞诗三首·其一序》）

对无耻官吏获罪后的狼狈情状做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刻画。从而也使读者从中思考名望、禄位应如何去对待。

日休旅次于许传舍，闻叫咷之声，动于城郭。问于道民，民曰：“蛮围我交趾，奉诏征许兵二千征之，其征且再，有战皆歿，其哭者，许兵之属。”

对政府穷兵黩武的行径进行了抨击。

其三序，对百姓遭受蝗灾旱灾之后，百姓四处逃难，“盈途塞陌”、“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的残酷现实的描摹，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审视历史兴衰的演变，面对现实社会的黑暗，皮日休那忧郁深沉的眼睛转向了上古：那是一个民恣俗朴的社会。皮日休提出了“正俗”的主张。

皮日休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的“往古”胜于“当今”的事例，如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古之俭也，性；今之俭也，名。”“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鹿门隐书》）

这些一针见血的议论，活活剥开了官吏、隐士，乃至整个时俗做作、虚伪丑恶的嘴脸。

为了探究礼教道德的本源，承袭儒家圣人的衣钵，皮日休写

了《十原》：《原化》、《原宝》、《原亲》、《原己》、《原奔》、《原用》、《原谤》、《原刑》、《原兵》、《原祭》。他在《十原系述》中说：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其在十原乎？呜呼！谁能穷理尽性，通幽洞微。为吾补《三坟》之逸篇，修《五典》之堕策，重为圣人之一经者哉？否则，吾于文，尚有歉然者乎？

这时的皮日休，是一个典型的儒士形象。他忧国忧民，他曾说：“伊余幼且贱，所禀自以殊。弱岁谬知道，有心匡皇符。”

《原化》，推究古代圣人教化的起源，对当时佛教盛行，佞佛崇佛的社会风尚做了忧愤、激烈的抨击，试图以传统的儒学传统来振兴民气。《原宝》，对当时社会奢华的时尚做了批判。《原亲》、《原己》，提出爱亲敬己的人格修养主张。

《原奔》提出，棋艺起自战国，它是社会上“有害诈争伪之道”的一种反映。尧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讲文德，反对“害诈之心，争伪之智”。因此不可能产生棋艺。从棋艺的起源这样的小问题中，皮日休做出了颂扬“往古”、标榜圣人、尊崇圣人之道的大文章。

《原用》写上古政治的淳朴，教化的自如。

《原谤》，提出政治的重大意义，告诫当权者宜谨慎小心。

《原刑》以上古政治的井然有序，议论当时政治的紊乱、秩序的破坏。

《原兵》、《原祭》对“蚩尤古天子”、“每有师祭，当祭蚩尤”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或许包涵了对当时拥兵自雄、睥睨朝廷的藩镇割据势力的抨击。

皮日休在这里是史论家兼政论家。《秦穆谥缪论》、《汉斩丁公论》、《周昌相赵论》这些史论，则涉及到了治国方略，用人之道。读这些短文，能隐约感到历史长河潇潇的风雨：那争战的刀

光剑影，政治斗争的血腥残酷。

然而，做为古文家的皮日休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那一部分精神财富绝不仅仅是这些。

三

小品文最可贵的是写情：友情、亲情；写趣：真趣、雅趣。写情写趣时的皮日休，就成了在江湖里头戴竹笠、身披蓑衣的鹿门隐士。

《太湖诗序》写游历之趣：

南浮至二别，涉洞庭，回观敷浅源，登庐阜，济九江，由天柱抵霍岳，又自箕、颍转樊、邓，涉商颜，入蓝关。凡自江汉至于京，千者十数侯，绕者二万里。

咸通九年，自京东游，复得宿太华，乐荆山，赏女儿，度辋轳，穷嵩高，入京索，浮汴渠至扬州。又航天堑，从北固至姑苏。

大半个中国被皮日休游历，江山幽绝，烟霞鱼鸟，林壑云月。这样旖旎的风光，皆化作绚烂的文字，形诸笔端。

“道之不行者，有困辱危殆；志之可适者，有山水游玩”，皮日休在太湖荡舟弄笛，悠然啸傲。即使没有身在太湖，一叶闲适的扁舟也时常驰入他夜半的梦中。在这澄明的天地间，皮日休在《诗经》、《楚辞》这些先民文化飘逸的襟怀里，安详地找到了慰藉心灵的归宿，在心游八荒的怡然中拥有了万物。于是，他写出了《太湖诗》、《郢州孟亭记》、《通玄子栖宾亭记》等以写景抒情见长的诗文。

如果说山川日月的游赏给了皮日休以广阔的襟怀，那么，他与志同道合的文化人的交游，则给他的诗文以殷殷的情韵。解读皮日休的诗文，我们不能不了解他与陆龟蒙的友谊。

陆龟蒙(?—约881),唐代文学家。字鲁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任苏湖二郡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诗文与皮日休齐名,人称“皮陆”。

据皮日休在《松陵集》序记载,皮陆相识在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牧于吴,日休为郡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字鲁望者,以其业见造,凡数编。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也。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俾生参之,未知其孰为之后先也。”字里行间,皮日休对陆龟蒙备加推崇。从此皮陆二人开始了诗文唱和,成为晚唐诗坛的双子星座。

皮日休在《松陵集序》中说:“余遂以词诱之,果复之,不移刻。由是风雨晦冥,蓬蒿翳荟,未尝不以其应而为事;苟其词之来,食则辍之而自饫,寝则闻之而必惊。”

二人相互唱和,切磋琢磨,仅相识后一年时间里,唱和之作达六百五十八首。这些诗作,包括饶有情趣的诗前小序,都洋溢着相知相亲的朋友之情。

《茶中杂咏序》写饮茶的历史、品茶的雅趣,写诗寄兴,“遂为《十咏》寄天随子”。

《五贶诗序》记叙写皮日休与隐逸高士的交游之乐,作诗抒情,“遂为五篇,目之曰《五贶》,兼请鲁望同作”。

《开元寺佛钵诗序》记佛像再现于世,皮日休“遂观而为之咏,因寄天随子”。

《太湖诗序》、《酒中十咏序》、《二游诗序》、《续酒具诗序》都提到与陆龟蒙的唱和交游。值得读者玩味的是,这些诗序中记载的朋友交往,是充满情趣的。

“江南秋风时,鲈肥而难钓,菰脆而易挽,不过乘短舫,载一甌酒,加以隐居,由五泄径入震泽,穿松陵抵杭越耳。”这样一路逍遥游去,一路拜访相知的友人。如此雅趣,在交通已非常发达的今日,恐怕很难寻得到了。

“天随子为《鱼具诗》十五首以遗予，凡有渔以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如吟鲁望之诗，想其致，则江风海雨槎枻生齿牙间……”垂钓休闲之乐，江湖啸傲之趣，溢于言表。不由让人想到休闲的艺术。皮陆都是历经坎坷的贫寒文士，可贵的是他们有如此的心境来享受人生，这诗文中表现出的平淡安逸也并非无奈的遁世哲学，而是一种举重若轻、高深明净的人生境界和对漂泊生命的安顿。

《二游诗序》写读书交友之趣：

吴之士有恩王府参军徐修矩者，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余假其书数千卷，未一年，悉偿夙志，酣饫经史，或日晏忘饮食。

林泉隐事，恣用研咏。

《续酒具诗序》记品酒论史之趣：

而有《酒星》、《酒泉》、《酒筌》、《酒床》、《酒炉》、《酒楼》、《酒旗》、《酒樽》、《酒城》、《酒乡》之咏，以示吴中陆鲁望。鲁望和之……

通读《皮子文藪》，遗憾的是没有文字涉及妻儿之情，更无儿女情事的描写。从他描写友情的文字看，皮子应是性情中人，是生活的困顿，抑或经历的坎坷，使他无暇描写更细腻的情感了吗？这是个谜，隔着历史的重重幕帐，我们已寻找不到皮日休家庭情感的轨迹了。

皮日休之谜让在他之后的文人及文学史家争论了近千年。这个谜就是他的死因。

四

皮日休早年字逸少，后来改字为袭美，湖北襄阳人，居鹿门山。他曾给自己起了一连串的外号，有“闲气布衣”、“醉吟先

生”、“鹿门子”、“醉民”、“醉士”等等。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皮日休被黄巢掳去，成为他的翰林学士。《唐诗纪事》卷六十四说皮日休“遭乱归吴中（苏州），黄巢寇浙江，劫以从军”。《郡斋读书志》卷四也说皮日休“为毗陵（江苏武进）副使，陷巢贼中”，地点虽不同，但都说是被劫，这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皮日休为黄巢翰林学士的记载，最早见于《旧唐书·僖宗纪》：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甲申（初五），贼入京城。壬辰（十三日），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以太常博士皮日休、进士沈云翔为学士，为伪敕书云：“揖让之仪，废已久矣；窜遁之迹，良用怆然！”

《旧唐书》作者刘昫的年代相当早，生于公元八八二年，所记应有充分的根据。此外，欧阳修的《新唐书·黄巢传》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也都有记载。根据这些最早的和较早的记载分析，皮日休被农民军掳去后任黄巢的翰林学士这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也有人不相信。大诗人陆游就曾一再为皮日休辩护。他在《跋松陵倡和集》一文中说：

皮袭美，当唐末遁于吴越，死焉。有子光业，为吴越相。子孙业文，不坠家声。至袭美四世孙公弼，以进士起家，仕庆历、嘉祐（宋仁宗）间，为韩魏公（韩琦）所知，虽不甚贵显，亦当世名士也。方吴越时，中原隔绝，乃有妄人造谤，以谓袭美隳节于巢贼，为其翰林学士，《新唐书》喜取小说，亦载之。岂有是哉！比《唐书》成时，公弼已死，莫与辨者，可叹也。开禧元年九月十四日。（《渭南集》卷三十）

两种观点并立，达一千多年。今人萧涤非经过详尽的考证，已确定陆游之说为非。

皮日休的死因，有三种传说：一病死，二遇害，三被诛。萧

涤非先生考辨认为皮日休当死于黄巢兵败之后，朝廷的诛杀（详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藪》前言）。之所以出现诸种扑朔迷离的死因说法，不外于文人忠君的立身原则。同时，诸种说法并立，也说明皮日休政治观本身的复杂性。

我们读《皮子文藪》可以注意到，一方面皮日休是一个极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从他的史论及政论文可见一斑。《陵母颂》歌颂王陵之母的忠贞义烈；《斥胡建》抨击胡建不守臣道，擅行诛杀；《旌王宇》表彰王莽之子忠于汉室。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是非常正统的臣道观，从这些文字看，皮日休投降起义军为黄巢翰林学士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然而，晚唐政治紊乱、社会败坏的现实却也给皮日休以疑惑：唐王朝还能奉天承运吗？《原用》、《原化》、《原谤》等文章已显露出皮日休激进的社会政治观。尤其是《原谤》中，皮日休激愤地说：“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可甚矣。”这显然有了背叛唐王朝的思想基础。不仅如此，对整个封建时代一贯推崇的所谓开国之君的本来面目，他也作了大胆的揭露。他说：“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汉魏尚权，驱赤子于白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读司马法》）原本所谓创业垂统的圣帝明王，在皮日休看来，都成了屠杀人民的最大的刽子手。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皮日休为黄巢翰林学士又是可信的，他被唐王朝诛杀也是可信的。更何况，皮日休中进士过程中包含了辛酸，他对唐王朝的失望是不言而喻的。

据《北梦琐言》卷二记载，皮日休是咸通八年，即编定《皮子文藪》的第二年“榜末及第”的。萧涤非先生说：“《谗书》的

作者罗隐‘十上不第’，所以罗袞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徐夤赠诗也说‘谗书编就薄徒憎’，可见罗隐（没有中进士）正吃了《谗书》的亏。那么为什么皮日休却能凭《文薮》而一举成名呢？我最初颇不解，后见《南部新书》卷丙载：‘大中（宣宗年号，公元八四七至八五九）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这才恍然大悟，皮日休之所以榜末挂名，在很大程度上叨光了他的尊姓。不成问题，作为统治阶级用来伪装公道以平众愤的一个点缀品，所谓‘榜花’，姓皮的要算是最有资格的了。皮日休及第后，并不得意，过了几年才弄到一个太常博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薮》前言）。

这形同儿戏的科举考试，怎么不会在皮日休的心灵上烙上耻辱的创伤呢？就这样，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的主人公悄然隐去。

五

皮日休在文学史上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奠定了其晚唐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的地位。

《皮子文薮序》中，皮日休自叙为文宗旨云：“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太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餘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可以看出，皮日休承袭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文学主张。文风淳朴古奥，内容切近时政。所谓“虑民道”、“念下情”、“悯寒

士”之类显然都是他写实的重要内容。

皮日休是晚唐小品文的巨擘。晚唐小品文多写政治的腐败及民生的疾苦，是唐末文坛最具思想光华的那一部分。皮日休的散文，上承先秦散文朴实致用的风格，下袭韩柳以复兴古文伤时救世的文学主张，思辨色彩和救世目的十分明显。

《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推崇韩愈：“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繁公之力也。”皮日休的创作自然倾向于裨补教化、洞析社会、反映现实。

皮日休的诗歌，也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正乐府十篇》“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在文学史上是著名的组诗，形式上仿效元、白《新乐府》体例，分为《卒妻怨》、《橡媪奴》、《贪官怨》、《农父谣》、《路臣恨》、《贱贡士》、《颂夷臣》、《惜义鸟》、《消虚器》、《哀陇民》十事，造取征夫、怨妇、农人等不同人物角度，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情状以及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皮日休具有代表性的小品文六十篇，还有系列小品《鹿门隐书》五十六篇。本书依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的《皮子文薮》（含《全唐文》《全唐诗》有关散文部分）选注。翻开这本小册子，你会走进一个极具魅力的晚唐文人的心灵世界。

或许，吸引你的是那些精辟的政论、史论小品。这些文章充满文人的睿智与敏锐，或抓住史实之一点，阐发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如《请司马法》、《原谤》、《秦穆谥谬论》、《汉斩丁公论》；或洞察世相，并从而反思社会、人生，如《三羞诗序》三篇、《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何武传》、《赵女传》。